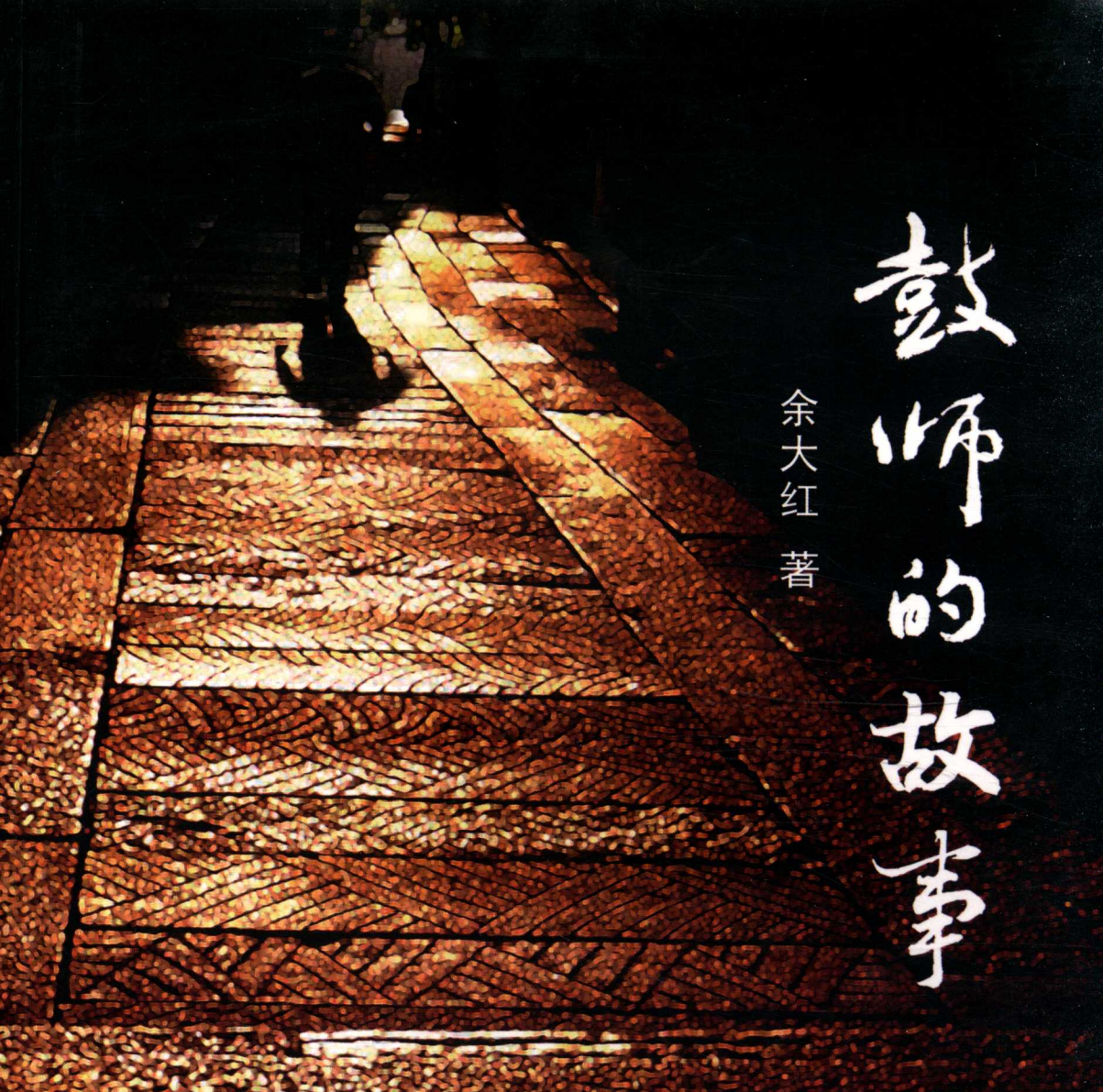




鼓师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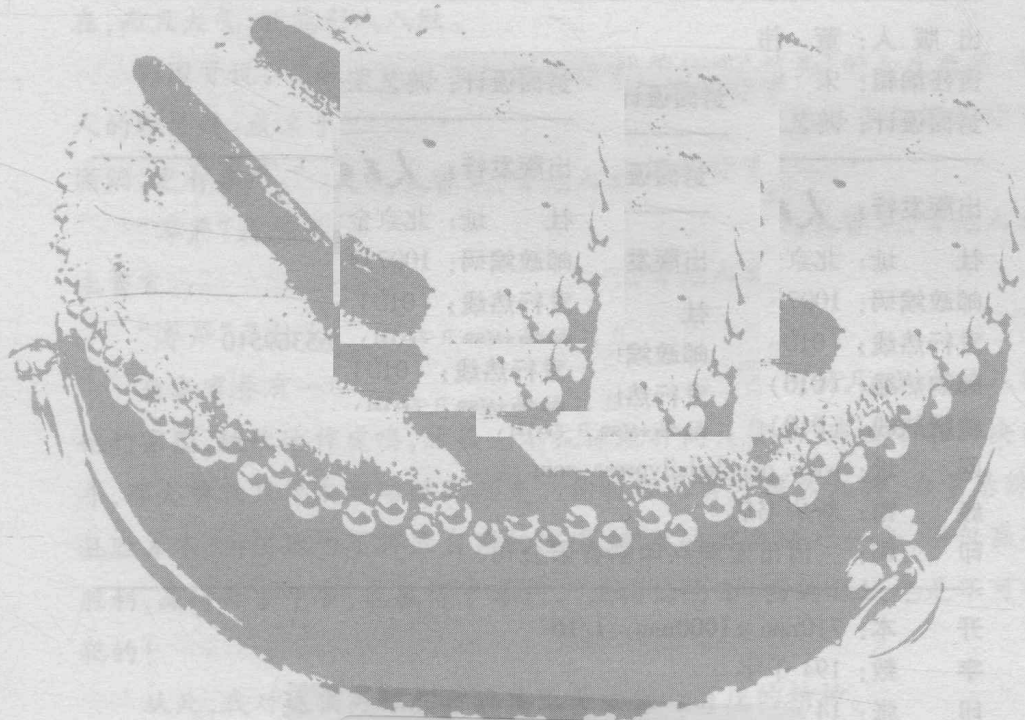
余大红 著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鼓师的故事

余大红 著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鼓师的故事 / 余大红著. —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5. 2

ISBN 978-7-5115-3043-1

I. ①鼓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29065 号

书 名: 鼓师的故事

著 者: 余大红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宋 娜

封面设计: 鸿艺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 65363527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9521

网 址: [www. peopledaily. press. com](http://www.peopledaily.press.com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194 千字

印 张: 14

印 次: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3043-1

定 价: 42.00 元

影响莆仙人生活的鼓师(代序)

余得水(大红)的小说就同他的为人一样,实在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篇《鼓师的故事》。那是写莆仙戏两代鼓师的艺术生涯。非止写得实在,而且大气,还能引人入胜。

郑国贤说,“《鼓师的故事》记录了两代莆仙戏‘鼓头’的人生履痕,给人的印象是:成名于国难当头的师傅雷公比和平年代的弟子祖梁活得更潇洒,更有尊严。”

“尊严”是当代的关键词。国贤先生常能见他人之未曾见,言他人之未曾言。

“尊严”是什么?

我老家养有一群流浪猫,一只母猫和四只小猫。有好几回,大狗入侵她的家园,她伏地作虎鸣,然后毫不犹豫地扑向大黄狗,连咬带吼作决死斗,那大黄狗只得灰溜溜败北而走。狗对猫而言乃庞然大物,力量悬殊,且胜算不大;但她为了捍卫自家的宝宝,毅然决然作拼死一击,不仅赢得胜利,赢得合家平安,也赢得了尊严。让狗们明白:猫的领域也是不可侵犯的!

从此,我对这猫另眼相看。她虽是小猫却有虎的精神。

鼓师的鼓点不仅指挥后台乐队,还指挥前台演员的唱做念打,是名副其实的舞台总指挥。后来,有些高等院校出身的音乐工作者,以作曲家音乐家自居,跳进了乐池,充当乐队指挥,夺取鼓师的领导地位,想借此扬名

立万,结果把戏引向了邪路。就算你懂得一点音乐,但你精通剧情吗?精通演员的唱做念打吗?你能同前台的表演配合得丝丝入扣、妙若毫巅吗?

鼓师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取代的。

“鼓头”的名字可不是浪得虚名的,非止得精通变幻莫测的鼓点,还得精通所有曲牌,精通所有传统的表演科介,理解演员的特质,以及对剧情的特别领悟等等。

以上还只是第一个层次的要求。

更深层的特质不在艺术,而在人品。你得让全体演职员不仅在艺术上,而且在为人处世上信服你,容易吗?

九爷在通往城里的道上行走,身后有两个带枪的家丁相随。他准备进城喝早茶去。他拥有九个戏班,富甲一方,与官府勾结甚紧,活得很得意。昨日,几个鼓师以及其他演职员到他府上訴物价飞涨的苦,末了大家要求加薪,他不准;请求辞职,也不准。反正大家死活都得干,没有别的路,因为他是戏霸。此时此刻,他好得意。

这时,有一个人拦在道中,他是鼓师雷澄清,号称雷公。物价涨了,戏金也长了,唯独演职员工资不长,还不许辞职。他要为弟兄们讨个公道,于是掏出了左轮枪,顶住九爷的脑袋。与此同时,九爷的家丁们也举枪向着雷公。雷公说:开枪啊,我这是土身换金身,值!

九爷屈服了,答应给大家加薪。还答应每月要给雷公特别多加六个大洋。雷公谢绝了那六元的特别加份。

这是本故事的开头。

能令国贤兄弟佩服的人事不多,我想,国贤对雷公的好印象应起始于此。

雷公是真正意义上的“鼓头”。非止在技艺上出其类拔其萃,为人处世也卓然超群,实是戏剧界的领头人。仅仅是戏剧界的领头人吗?

在我神州大地上,长江、黄河向东奔流。

还有一条大河,乃是纵贯南北的大河流,那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河。它由北而南,浩浩荡荡,奔流不息,这是一条无形的河流。八闽大地便是这

条大河的冲积平原,是中华文化的沃土,而莆仙地区更是沃土中的沃土。历代中土动荡而流涌南方的士大夫,成为中原文化的载体,于此地层层沉积下来,成为汉文化最深厚、最纯粹的沉积层。唐宋以降,这块宝地所孕育的文化终于盛开五彩斑斓之花,结了丰硕之果:

数千人中了进士,成了全国科举之最;佛家的大师“五灯”齐亮,实占了中土禅宗的半边天;以祈梦为表征而反映人生诉求的九鲤湖道家文化,风靡了大江南北,并持续数百年不衰。儒家文化反映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上层诉求;道家文化穿越人类历史时空而止于山村水泽,反映回归自然的感悟;佛教则直指人心……

在闽中人文奇观异彩纷呈之际,生发了莆仙戏。莆仙戏至今有近千年的历史,南戏的一支。

戏剧界的泰斗郭汉城说过:“莆仙戏的价值等同于中国文化、中国戏剧的价值。”

我国著名的戏剧史专家、天才的戏剧理论家刘念慈也说:“就已经收藏的莆仙戏剧本数字来说,全国以至全世界,还没有别的剧种可以与之相比,它是迄今收藏世界戏剧艺术作品最丰富的一个图书馆和博物馆。”

莆仙戏不重复的传统剧本有五千多本。每个戏本的故事容量相当一部长篇小说。而它的艺术要求首先得具备戏剧性,也就是说,得比小说更引人入胜,唯其如此才能存活下来。大学语言教材常有这么一句话:语言(单词)是人类思维的单位。光掌握许多单词的人,以单词进行思维;掌握许多成语、熟语的人,也用成语、熟语进行思维;知道很多故事的人,有时也用故事进行思维;如果有人读过五百部乃至一千部以上长篇小说的人,那么,他的思维便发生质的飞跃:他常常会不自觉地用长篇小说中的人生故事进行思维。遇到难题需要抉择时,那小说世界中万千种人生道路便成为他便捷的选项。这种思维的效率何止高过常人数倍!而数千台戏又比小说世界中的人生更生动,更深刻,它们对百姓思维的影响就更深远了。都说莆仙人很特别,很聪明,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祖祖辈辈看过非常多的莆仙戏!而这五千多台戏,每一台都是由历代的鼓师雷澄清

们用他的鼓槌送入观众的心目之中,祖祖辈辈的莆仙人看完了戏,经过吸纳、疏理,然后储存入记忆的仓库中,以备生活中不时之需。应该说,这是莆仙人文化基因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如果说,正是雷澄清这群鼓头在指导莆仙人的生活,会不会太夸张?

再说莆仙戏音乐。莆仙戏的传统音乐曲牌,有大题三百六、小题七百二,其中还有八十二个曲牌与宋词的曲牌完全一样。有一回,鲤声剧团到台湾演出,之后与台湾的汉学家开了座谈会。他们说,他们从事宋词的研究很久了,找来一些宋词的曲谱来演奏,听来听去,听不出宋词的味道来,现在听莆仙戏演出,这才是真正的宋词!莆仙戏的曲谱中还传承许多唐宋大曲,其实宋词的曲谱中也有不少是唐宋大曲。唐大曲,除了五台山一个寺的和尚能演奏其中一支之外,全国都失传了!而莆仙戏却依然保存了许多唐宋大曲以及宋词的曲谱与演奏技法,这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而这些古典曲谱尤其是演奏技法的传承与保存,虽说演职员、乐工的贡献不小,但鼓头的贡献是主要的。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雷澄清们,功不可没!

再说莆仙戏的表演。莆仙戏传统表演技艺是非常丰富多彩的,它的艺术源泉是古代的生活。尤其是书生仕女的风貌乃艺人们司空见惯,至于进士官员也屡见不鲜。出仕了衣锦还乡,老了告老归田。这些都是艺人们模仿的活范本。以其中举中进士人群之密集,以其出仕当官多如过江之鲫,看都看熟了,而熟能生巧。所以,莆仙戏仕女、书生、官员的风度演得最逼真,最神似。所以,大师周信芳看傅起云演的《商辂》佩服极了,各剧种的小旦看了王国金的踱步,羡慕得很,争先恐后地学。这都并非偶然。莆仙戏中正面角色的表演都讲究含蓄斯文、稳重谦和、平静礼让;仕女则讲究行不动裙、笑不露齿、端庄稳重,要侧身正面与人相对。所有正面人物神情必须淡定。而淡定不能凭空而来,必须儒释道的修炼有相当进境才行,可见莆仙戏表演的文化含量之深厚。

而这一系列的表演的生命线在乐曲,在锣鼓点。尤其是锣鼓点,要快慢有度,以慢为基,要打得自如、自在;要轻重得宜,以重为根。一旦鼓点

太快、太急,非止戏会过火失真,整个中华传统文化都给打丢掉了。

所以,莆仙戏鼓头的作用是何等重要。

余得水先生为鼓师立传用心良苦。

在这莆仙戏一再滑坡,且濒临灭亡的时刻,许多人熟视无睹,余得水却为鼓师呐喊,实在难得。

余生的小说集内容丰富,人物性格鲜明,给人诸多回味,恕不一一评述。他的写书,既非为了成名邀官,也不是为了评职称求利,只是对文学的一片赤诚而已。其人颇有古意。这种人如今不多了。更难得的是,他写的全是老百姓。

王顺镇(市作家协会主席)

2014年11月6日零点6分于捞月轩

目 录

CONTENTS

鼓师的故事	/ 1
生骚毡·咯鸡妹	/ 35
屎搅贤小传	/ 70
从古其人	/ 144
夕阳如虹	/ 164
路灯奏鸣曲	/ 176
裸	/ 185
自说自的话(后记)	/ 210

鼓师的故事

深秋的清晨，空气中透着寒意，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洪九爷的好心情。他穿着一身得体的深蓝长衫，外套一件褐色马褂，里面的丝棉夹袄把他裹得暖烘烘的。他每天要到城里宋家喝早茶，今天他比往日早起了半个时辰，他急着要把昨天的事告诉他的这个通家世好。

他好惬意，以至手杖敲击在石板上的声音也特别清脆，颇像莆仙戏花鱼鼓的敲击声。两个家丁胸前的枪套晃悠着，在他身后闲散跟随。

他是打得上号的乡绅。一座国字形红砖大楼雄踞在木兰溪畔，像一座小城堡；那黑漆漆的大门，似张开的虎口，令人望而生畏。他富甲一方，独家就组建了九个戏班。所以，人们早把他的大名忘了，都尊他九爷。

他与城里的许多豪绅交往颇深。哪家有红白喜事，他都送戏捧场；而能迈进这些豪绅家门的，个个都是看戏的行家，对戏子弟的演技评头论足都很在行。这样，没有几下真功夫的戏子弟大都不敢到他的戏班来趁食。也由于这样，他家戏班里聚集了莆仙戏一批名角。他，在县里的声望也与日俱升。

昨天，几个戏班的鼓头和吹笙齐集他家。领头的小心翼翼地说，抗战至今四年了，物价飞涨。前几年九爷给我们的开份，至今都没有增加。我们乡下人，全靠我们的开份维持生计，还有买肥、买农具也都靠它。这些钱如何应付得了全家开销。我们几个商量的，今天一齐来到府上，恳求九爷恩准，给我们加份，以继各家生计。

九爷沉下脸来。你们不好过,我就好过了?我的九个戏班,一个月得多少开销,容易吗?加份的事,免谈!

鼓头吹笙们知道,这九个戏班,每年为九爷挣了上万块银元,如今九爷却一毛不拔,忍心看着他们生计难捱。一个鼓头嗫嗫嚅嚅地说,九爷既然这么说了,那我们总得找个能持家糊口的活,我们打算下季辞班,请九爷另请高明。

你敢!九爷双眼泛出凶光。没我话出,我看哪个戏班敢收你。

鼓头们深知九爷的势力。只要他一句话,莆田没有一个班主敢收这个吹、鼓手。没有他的允承,谁辞班,就意味着砸了饭碗。

加份已不肯,辞班又不能。鼓头与吹笙面面相觑,无计可施……

手杖点击石板的清脆声,划破了清晨的宁静。几只宿鸟从树丛中嗖地窜向远方,搅皱了那丝被似的浓雾。九爷迈着方步,伴着点击声,哼起了莆仙戏的《得意曲》,身后的家丁听得如醉如痴。

忽然,他发现前面路中央站着一个人,浓雾把这人裹得只能看个轮廓,高大,有点清瘦。

谁?九爷低喝一声。由于紧张,声音都颤抖了。

两个家丁忙掏出盒子枪,把九爷掩在身后。

九爷好清早呀,上城里喝早茶去?来人声音不紧不慢,但很清晰。

九爷稍觉心安。能叫他九爷,肯定是熟悉的人。只见来人双手抱拳,慢步上前,给他请安来了。

你——九爷看清了来人,心里突然一紧。坏了,怎么忘了他,这个不好惹的汉子啊。他稍为热情地打了招呼,你大清早怎么在这儿?

我知道九爷天天练脚骨,步行到城里喝早茶,所以,在这恭候多时了。来说。

噢,有事吗?九爷明知故问。

昨天几个兄弟到府上跟九爷商量加份的事,听说九爷金口难开,拒不答应;他们要辞班,你又不让?来人还是不紧不慢地说。

是有这事,近年物价飞涨,戏金虽是增了些,但我每月开销也不少,我

赚得并不多呀,怎么能给他们加份呢。再说,我的戏班还在,他们就待在这里给我管着戏班,当然不能走的。九爷摆出这不成理由的理由,分明是在仗势说话。

赚多赚少,和尚吃猪肝,各人肚自明。九爷当念我们尽力替你掌管这几个戏班,九爷的戏班才这么吃香。要是我们自家的生计就难以为继,我们还有心思为你分忧?

别说了,给你们加份的事,我暂不考虑! 九爷语气和缓,但语意强硬。

既然九爷说到这份上,我也番仔开透笼了,我下季辞班。来人语气更和缓,脸上还挂着微笑,但语意明显更硬。

别人不能走,你更不能走。九爷声色俱厉。

噢,看来九爷是不让我们活了。那——来人凑上前来,脸上露出了轻蔑,揶揄地说。你活得了吗?

你怎么这么跟九爷说话,不想活了? 两个家丁暴怒地说,同时把手里的枪晃了晃。

是呀,你真不怕死? 九爷有点傲慢地说,但心里却虚了。他知道这汉子的犟脾气上来了,这最后一注压上,不知能否镇住。

民不畏死,奈何以死惧之? 来人话里透着威严。还是这句话,我们活不了,你也休想活!

你——两个家丁举枪向他逼来,但枪却悬在了空中。

原来,倏忽之间,来人已闪到九爷身边,一把左轮枪顶在了九爷太阳穴上。

我吃素,这枪可不吃素。土身换金身,值了。来人静静地说,又瞪着两个家丁轻吼一声,开枪啊!

吼声不大,倒把两个家丁吓得一颤,哆嗦地向后跳了一步。

放肆! 把枪放下,你们怎么能这样对他。九爷对两个家丁喝道,他的语气软了下来。你也真是的,有事好商量,用得着动这么大的气。

不用商量了。两条路明摆着,加份不肯,让我辞班。来人不容置疑地说。

谁说不加份了？加！你告诉他们，下个月就加。还有，你每月比他们另加六元。不过，这只能你我俩打默音了，不必对他们明言了。冰冷的枪口顶在太阳穴上，九爷还算沉得住，很平静地说。

好，我替他们谢过九爷了。至于给我另加的，我不要。九爷，今天得罪了。

等到九爷慢慢转过头来时，来人已隐入路边弥漫着浓雾的荔枝林中了。

雷公——也只有你了。九爷冲着荔枝林大喊一声，声音里透着无奈和钦佩。

他苦笑地摇了摇头。他深知，这家伙从来服软不服硬；碰上不顺气的事，他是枯井当裤子也穿了，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子，今天的事就是个明证。别人谁敢在我面前半句言语顶撞，他却敢把枪顶在我的头上逼我就范；我要是再强硬下去，他是真敢扣动扳机的。他说要土身换我这金身，哼，一个戏子想换我这财主的命，想得倒美。我肯丢下这百万家资不顾，跟你争这一气短长，还是舍得一点钱吧。只是为了安抚这家伙，每月要给他另加的六元钱，他却不领情，一文也不要。

这家伙——灵鸟的脾气！

这一闹，全县的戏班都得跟着加份，又不是只我一家，他心里泛起了一股幸灾乐祸的快意。况且这家伙，脾气虽怪异，但也言出法随，说到做到；鼓技在戏剧界是顶尖的，他的话在这圈子里很有号召力。我这九个戏班要维持下去，还得靠他。

想到这，他又冲着荔枝林大喊一声，告诉他们，给我把戏班看好——

雷公者，雷澄清也。

也许与莆仙戏的戏神田公元帅——雷海清同祖同宗，也许澄清与海清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，也许孩提时代的他，还在木偶戏班里当鼓头的父亲怀抱里就已被先祖田公元帅摸了脑壳，雷澄清，从小就与莆仙戏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先祖梨园总管的官有多大他不懂,但他知道个个戏班都奉祀他,民间人人都敬仰他。他不敢奢望自己有这个尊号,但他知道一个戏班里掌鼓的最神气,棚前棚后都听他的,父亲在木偶班里就是这样。

就学打鼓,当鼓头。十一岁的澄清缠着父亲,也要打鼓。

父亲拗不过他,同意了。莆仙戏学鼓得先学锣。锣鼓经,锣鼓经,锣经熟了,鼓经也就会了。父亲让他在自己的木偶班里学司锣。

被先祖摸过脑壳的他,不久就熟通锣鼓经。那锣点,那锣声,就是有点与众不同,让看客听起来是一种享受,父亲的脸上也增色不少。

澄清知道再美的锣声也不会把那一尊尊木制的傀儡敲成活人,岂不作践了自己的锣声,父亲的鼓艺他也不过瘾了。他要到戏班去。

父亲深知儿子在这方面的悟性,把儿子放在木偶班里是委屈了他,自己的鼓艺也已镇不了他。一咬牙,把十六岁的澄清送到超群英戏班司锣去了。

到超群英班司锣?谈何容易!当知超群英的班长是谁,是当时名噪莆仙戏界的名鼓师黄九。这黄九,从师父方鲁那里师承了鼓艺真传,师徒又对莆仙戏曲敢于改革,敢于创新。经他们改革的许多名曲,旋律优美,节奏谨严又干净利落,很得艺界、社会赞美。黄九掌鼓着力准确,音声清脆,非一般鼓师所能企及。几个想跟他学鼓的司锣,黄九从锣声中就听出他们不是学鼓的料,因为没有灵气。没有灵气的人,绝不能成为好鼓头;所以,他决不收他们为徒。但这几年来这里的就是这类人,这事也让他烦恼了几年了。

父亲带着澄清来到黄九面前。也许田公元帅冥冥中作合,两人的明眸里都闪出惊喜。

黄九心中一惊,这小子——有戏;小澄清心里一喜,我的师父——就是他。

小澄清虔诚地叫了一声,师父。

黄九沉下脸来。叫班长,师父不是那么好叫的。言下之意,想当我的徒弟,不是那么容易。前几个司锣的,也想叫我师父,我认他们了吗?得

先看看你的灵气再说。

可戏一开场,砂锣一响,黄九的心就有点酥了。这锣声,是这么的有磁性;这节奏,与我的鼓点是这么地合拍。这哪是前几个司锣的能有的锣艺啊!

果然,晚场的末出戏刚终场,几个绅士就涌上来,啧啧称赞今晚的锣鼓真和谐;幸亏今晚来了,听你们的后台,比在家里喝酒舒服得多。

黄九谦恭地酬答着,心里却腾起了一股慰藉,我那有灵有圣的田公元帅哪,你终于给我送来了一个好角色。

但澄清还是听得出来,自己的砂锣、大钹的音声与班长——他还只敢叫黄九为班长,那清脆悦耳的鼓声相配,似乎还欠缺着什么。如何才能打出动听的锣音,他还理不出头绪。一段时间里,他一直烦恼着。

一天,他把烦恼向班长说了。

黄九欣赏地盯了他一会儿,轻轻地告诉他,听听梅峰寺的钟声吧。

澄清家在莆田城郊,早听父亲说过,梅寺晨钟是莆田廿四景之一。以声入景,这是莆田独有的景致。听说寺中得道的和尚本来能把钟声远播到福州的,后来虽因寺中小僧不遵师训,提前撞钟,钟声不能传到福州了;但在静谧的凌晨,这洪亮的钟声还能传到与福清县毗邻的江口。

凌晨,满天繁星,万籁俱寂。

小澄清来到一座宽长的石拱桥上。他驻足凝神,等待着……

晨曦初露,一记钟声划破晨空,悠悠漫过莆阳大地。

啊!这钟声,似天籁之声,空灵,悠扬;那么洪亮,却又那么柔细。一波一波,不徐不急,却能在胸中掀起波澜。

这钟声,乃佛国清音,庄严,高妙;仰苍穹盘旋,挹远山缭绕。余音袅袅,经久不息,如甘露滋润心田。

澄清听得如醉如痴。当最后一记钟声的余波消融在原野中许久,他才如梦初醒。他突然猛悟,这钟声是用心撞出来的,只有修身养性到万念俱灭,四大皆空时,才能心境淡定,从容不迫地撞击出黄钟大吕来。

是的,以心辨音,其声自清。

从此,澄清用心聆听黄九的鼓音,用心辨听自己的锣声。在黄九的调教下,技艺大进。黄九司鼓,澄清司锣,从鼓面上,从锣声里,不是喧闹的牛皮撞击声和噪耳的金属摩擦声,从那里迸发出的,是一个个绝妙的音符。这音符,和着棚后丝竹的演奏,棚前子弟的演唱,汇成了一曲曲时而壮丽,时而凄婉的莆仙戏交响曲。

第二年,当澄清再一次虔诚地叫一声师父时,黄九眼里泛出了泪花,轻轻地喃道,我早就等你这一声了。

近几年来,在同行们看来,雷澄清的脾气越来越怪了。

自那次听了梅寺晨钟后,他吃斋了。他觉得只有这样,心境才能远离尘嚣,才能专心致志学鼓。他连提水的水桶也是自带,不许别人共用;茶壶、碗筷更不用说了。即使在戏船上,也不许别人动用他的生活用具。天天粗茶淡饭,怡然其乐。这样,同行总觉得他的脾气有点怪异。

出师以后,他在多个戏班司鼓,声名渐播。

抗日战争期间,日寇铁蹄践踏着八闽大地。也许这些倭寇的后代对兴化大地上戚继光除倭贼的史实还心有余悸,不敢涉足这块他们的死亡之地。这样,莆田似乎成了一隅偏安之地。随着京剧、闽剧艺人的涌入,各种戏剧艺术纷呈。许多急功近利的莆仙戏鼓手,只学了几下应景功夫,就收班趁食去了;又把京剧、闽剧的鼓艺生吞活剥地穿插进戏文里,双槌不像,阴阳槌更不像。这种花鱼鼓掺八乐的鼓艺,早把莆仙戏的精髓撕裂得体无完肤了。

澄清看着这些鼓手俯身向前,鼓槌高举头上,摇头撒角,汗流浹背地狠力击鼓,似是与此面鼓有仇,非要把它砸破不可,那杂乱无章的噪音把他的心都震痛了。他想起了前年刚辞世的师父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,莆仙戏的鼓艺是前人代代相传,代代革新才形成这样独特的形式。对莆仙戏鼓艺不生敬畏,不事发扬光大,那是暴殄天物啊!他不屑与那些亵渎艺术的同行为伍,虽然他也与他们无冤无仇,也知道在这行趁食不容易;但他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他们。

他似乎变得乖僻起来。即使他和子弟们一起过着戏狗乞食吹的生活,但他总是独僻一处,无事静静地思考着什么。他不允许棚前的唱做念打与鼓板脱节,更不允许棚后不死不活的演奏,他要大家认认真真做戏。他对真心学戏的子弟关怀有加,教唱曲,咬字吐韵声声谨严;教说白,抑扬顿挫,绝不马虎;排戏时不厌其烦为他们操鼓合练。对那些屡教不见起色,没有灵气的,或不想刻苦学戏的子弟,他不打也不骂(旧戏班鼓头是可以打子弟的),只是把他晾在一边,倒把他们个个唬得心里空虚虚的。

一次,他刚到一个戏班不久,排练一本新剧时,觉得其中几段唱词配上曲牌后唱得很拗口,向搬簿先生(编剧)建议,请他改动一下。

这个搬簿先生,恃着自己在这个戏班已编簿多年,与董督交情甚笃,且自己的编簿能力在同行里也稍有名气,他不把这个刚来不久的鼓头看在眼里,当然也就对澄清的再三建议置之不理。

澄清被这个搬簿先生的傲慢激怒了,他的枯井当裤穿的犟脾气暴发了。他当着董督和搬簿先生的面,把戏簿扔在地下。这个大手笔的本子字字珠玑,澄清秉性愚钝,不肯附庸风雅,请班主另请高明。朝他们一拱手就往外走。

澄清的鼓艺这时已是炉火纯青,是莆田戏班顶尖的鼓师,一般的戏班是请不到的;而这搬簿先生也是董督的摇钱树。这两个要是对上了,今后的戏班可怎么维系下去?董督这才慌了神,忙摆下酒席,要为他们两个调停消气。

可澄清却以自己吃斋为由,任你软拉硬拽,拒不领情,把董督和搬簿先生撂在酒席上,相对无言。

同行们敬畏他,深知他的鼓艺只能望其项背,但这近似乖僻的性格令人难以亲近。董督们无奈他,因为子弟们都称赞,澄清司鼓,整场戏紧凑,越演越出神;哪个戏班想出超,鼓头得请澄清。

戏剧界送他一个连他自己也觉得恰切不过的绰号——雷公。

昨天,那几个被九爷呵斥得灰溜溜的同行找上他,把他们向九爷恳求